

HANGTIAN
YINGXIONGZHUAN

柳炳仁 著

航天英雄传



柳炳仁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航·天·英·雄·传

航天英雄传

柳炳仁著

责任编辑：张永如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58,000 印张：14 印数：1—16,700

统一书号：15426·1 定价：（平装）1.85元（精装）2.25元

目次

两双通宵未眠的眼睛.....	1
“你为什么要当幻想家?!”	12
意想不到的重逢.....	29
有这样一位将军.....	47
一对“三无夫妻”.....	67
“又是十五的月亮!”.....	85
冤家路窄.....	119
“三无夫妻”间的“战争”.....	136
祸从天降.....	168
痛心的误伤.....	189
调虎离山.....	218
两枝回马枪.....	245
怪事真多.....	277
裘自明审理奸情案.....	290

一个小小的奇迹	301
“小脚女人”的骂声	315
灰柱，在戈壁上旋转	331
送别后的悼念	341
在愤怒和悲痛的漩涡里	372
骨灰盒里的英灵	393
撕裂人心的呼唤	406
神圣的指挥权	417
尾 声	435

两双通宵未眠的眼睛

当第一枚运载火箭研制出来之后，出现了两双通宵未眠的眼睛，一双盯着成功，一双盯着失败。

太阳快要拱出地平线了。东边半个天空，斑斑驳驳、疏密有致的鱼鳞云，就象被冲天大火烧着了似的，一齐变了颜色：每片“鱼鳞”的上方，殷红殷红；中间部分，胭脂色气；下方边缘，金光闪烁。这种种色彩融合起来，撒向大地，把个北京城映照得更加庄严，更富有朝气。通往郊区的一条宽阔、平坦、笔直的柏油马路边，粗壮挺拔的“眼睛杨”，已经在秋风中抖落了一身枯叶，正孕育着万棵新芽。它们躯干上那一只只从来也不眨巴一下的大眼睛，似乎都在向一辆飞速驶向郊外的“华沙”小卧车行注目礼。车里坐着一位少将。他年近花甲，宽阔的头顶已彻底地光秃了，头皮红润泛亮。两只松弛的眼睑下垂着。肥胖的脸颊上，有了豆大的酱色老人斑。一副高度数的近视眼镜，折射出来的光把眼睛改造得几乎大了一圈。这副模样叫人一看，马上就会联想到儿童读物上描绘的“动脑筋爷爷”。这就是中国的火箭专家冯少白。

此刻，他习惯地把双手抱在胸前，眉宇间的“川”字沟扭曲着——又在动脑筋思考着什么重大的问题！

“华沙”直开到七〇三研究院一座高大的厂房里，靠一边停住了。霞光从宽大的窗口射进来，厂房里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圣的肃穆的气氛。一条专用铁路，将厂房分割成很规则的两半。铁路上停着一列由四节车皮编组的列车。紧靠蒸汽机车头的是两节普通的货车皮，浑身瓦黑，沾满了黑灰，里边装的是高粱米、玉米、大豆和海盐、干菜之类。末尾的四号车厢，是老式的、陈旧的卧铺车厢，一身灰绿色，普通极了。一个班的警卫战士，正在他们的排长指挥下，往卧铺车厢里搬运保温桶、干粮箱子和枪枝背包。那三号车皮有些特殊，比普通车皮长多了，也高多了。全身银灰色，精心擦洗过似的干净。那种神圣的肃穆的气氛，便是从它里面放射出来的。

冯少白钻出“华沙”，从“嗞嗞”地冒着白气的火车头边擦过，来到三号车皮边，停住了，伸出右手，重重地拍在银灰色的金属车皮上，深情地岔开五指，使劲地搥了搥，眨眨眼睛，沉思着。由他负责总体设计，由中国自己的专家研制出来的第一枚运载火箭，就象个刚刚出生的娃娃，安安稳稳地睡在里头了。它被命名为“昆仑一号”。单凭这个名称，就够将来撰写中国航天史的人们咀嚼和描写一阵子了。它一诞生，就要远征：告别都门，穿过华北大平原，横跨奔腾的黄河，越过崇山峻岭，钻进浩瀚的戈壁深处，到达名为“银河”的火箭发射试验基地。在“银河”经过一系列的严格“体检”之后，再腾飞苍穹，遨游九重天宇。它成功也好，失败也罢，

冯少白的大名都将跟它一起，载入中国的航天史册，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交由世人评说。

“报告！”警卫排的方排长发现了冯少白，一溜小跑过来，按照条例规定的程式立正、敬礼、致报告词：“少将同志，警卫班正在作出发前的准备，请指示！”

冯少白不是那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战将。他身上从来没沾过半点硝烟的气味，缺乏武官们的气质。他对各种力学、电子学是专家，而对规范军人行为的各种条例的学习，远不如一个新兵团的战士。他随便举手还了个礼，笑着问：“小鬼，对战士进行任务动员了吗？”

“动员了。首长。”方排长立正，笔挺挺地站着，显得训练有素。

“稍息吧。”冯少白背着手向前走了两步，又问：“你是怎样动员的？”

“我告诉大家，这火箭是用金子银子捏巴成的，是咱们的国宝，我们——”

“国宝？”冯少白打断了他的话，“这个比喻用得好。你很有水平啊。”

方排长受到赞扬，倒不好意思起来，用舌尖舔了舔嘴唇，憨态可掬地笑着说：“首长，这不是我说的，是我们基地赵司令员打的比喻。——我还对大家说：这火箭是我们自己的专家用心血造出来的‘争气箭’。一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我们都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它的安全！”

“啊，又用了一个好词儿：‘天灾人祸’。是的，由于前几年的天灾人祸，我们各方面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据说，现在

有的铁路线上常常出事，你们可要提高警惕。不管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听田大队长指挥。”

“是！”方排长的两只脚后跟“卟”地一声靠在一起了。

“你们田大队长呢？”

“他……”方排长好象有什么难处，舌头不那么灵巧了。眼睛直往厂房一侧的一间休息室里瞟。

冯少白似乎明白了方排长的意思，便大步朝休息室走去。他还在门外两丈远，就听到里面传来吹牛角似的鼾声。他立刻放轻了脚步，走了进去，只见那休息室中央的长条桌子上直挺挺地仰天躺着一个中校军官，身上胡乱地搭了件军大衣，不知枕了个什么东西，把头塞得翘了起来，随着均匀的起伏，他胸脯也一起一伏，睡得真是又香又甜呢。

他是“银河”基地技术大队的大队长，姓田名扬，三十岁，冒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读书时，冯少白教过的得意门生；在研制“昆仑一号”火箭中，田扬是冯少白的得力助手。这次，他负责押运“昆仑一号”去“银河”基地。军列快要出发了，他倒躺在这里打起鼾来。冯少白轻步走到他身边，打量他那副睡姿，禁不住笑了：真是个忙里偷闲的能手！他正准备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突然被一件东西惊呆了：田扬后脑勺下枕的，竟是一只做工精巧、油着国漆的骨灰盒！

冯少白久久地凝望着那只油光锃亮的骨灰盒，似乎看到了在盒子里安息着的一位英灵。顿时，许多应当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航天工业史的往事，连同一种不可言状的悲痛，猛烈地向他的心灵袭来。他觉得一阵阵心酸，一阵阵眼热。田扬

那一起一落的鼾声，似乎成了一种特殊的哀乐，更加加重了田扬心中的悲怆。他下意识地取下那副近视眼镜，用眼镜盒里的绒布轻轻地、反复地擦拭着镜片，藉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

过了好一会，田扬的身子动了一下，鼾声戛然而停。他随即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慌慌忙忙地看了看手表，喃喃自语道：“啊，还好，还好。”他又双手抱膝，勾着身子，将头搁在膝盖上，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他发现身后有异样的声息，一扭头，看到了冯少白，马上抱怨道：“冯总，叫你别来，你怎么又来了！”

“我想还是要来送送你们的。”冯少白戴上眼镜，抖抖地伸出双手，深情地抚摸着那骨灰盒，明显地感觉到一种体温的热气。他轻轻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在一片沉默之后，田扬睁着微红的眼睛，朝门外张望了一下，回头问：“那位女士还没有来吗？”

冯少白还沉浸在悲哀的情绪中，随口答道：“快了，约好七点钟嘛。”

田扬又看了看表，跳下“床”穿上皮鞋，从挎包里掏出一块红绸子，将骨灰盒包好，扎了个结，双手颤微微地捧起，走出休息室，走向军列。他的脚步很轻，很稳，深怕惊醒了骨灰盒里长眠着的英灵似的。

当田扬捧着骨灰盒朝外走时，冯少白马上肃立，缓缓地举起右手，五指并拢，中指搁在帽沿上，目送着那骨灰盒由田扬送上了卧铺车里，才收回目光，慢慢地放下手来。

田扬走进卧铺车厢，站在自己早选定的铺位边，伫立一

会，然后把骨灰盒放到上铺上，尽力往里边塞了塞。他又看看表，转身下车，匆匆往休息室走去，还在门外就嚷开了：“冯总，不必等了吧！她是一个记者，去不去无关紧要。我讨厌这种拖拖拉拉的坏作风！”

“哎？”冯少白跷着腿，朝他笑道：“怎么，还没见面，就给人家这样一个结论？或许她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耽搁了呢？可不能把人家看得无关紧要，她此行是有特殊采访任务的。”

田扬眼中闪出一丝迷惑的光，但旋即又消失了。他挨在冯少白身边坐下，依然很不耐烦，说：“七点二十分了！时间在她眼里大概只有废报纸的价格。”

冯少白不紧不慢地说：“好刻薄。不要总以为只有我们懂得‘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第三宇宙速度’什么的，人家记者也有句职业名言：‘时间是新闻的生命’。”

“报告！”象夏日的清风卷进门来，一个挎着照相机的女中尉出现在他们面前。她，二十四五岁，中等身材，苗条匀称，婷婷玉立。这样标致的姑娘，无论突然出现在哪里，都会象盛夏里草原上一棵独立生长的白桦，清姿秀影，引人注目。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赶路累的，那苹果形的脸蛋红朴朴的，那丰满得高高隆起的胸脯，大幅度地一起一伏。那双聪慧热情的眼睛，火流星似的在冯少白和田扬两人身上来回扫瞄着。

冯少白见到她，显得很高兴，忙站了起来，象戏曲演员念道白似的，十分快活地说：“好，好，好，来得真是好。来，来，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谈过的那个田扬同志。田扬，她就是杜文彬。”

杜文彬听了冯少白的介绍，不是一般的高兴，而是十分的激动，马上向田扬敬了个够给满分的军礼，接着又大大方方地向田扬伸出一只白皙而柔软的手。她甜甜地笑着，左腮上旋出了一个溜圆的动人的酒窝。她那双自诩“穿透力很强”的眼睛扑闪着，把在这以前从别人那里听到的“田扬”眼面前实实在在的田扬快速地进行比较，发现的差异是再明显不过的：他的身材并不那么高大，算个中等偏上吧；身子也并不那么壮实，只算得瘦条个儿；眼睛比想象的大一点，但不是双眼皮；不知是生活折磨的结果还是生来就有个爱皱眉头的习惯，眉宇间过早地出现了两道浅浅的直沟，两沟之间有个芝麻大的红点，无形中给他的相貌增添了几分英俊。

田扬面对着年轻漂亮、兴致勃勃的杜文彬，显得有几分傲慢，目光有几分冷峻。首先，他还给她的那个军礼显然是不够及格水平的。她主动地伸过手来时，他也只应付地轻轻抓了抓。

杜文彬明显地感到他的手掌虽大，但握得很没有力气；他脸上没有笑容，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青年男子对一个年轻女子通常应有的热情，连一句“欢迎”、“你好”之类的客气话也没有。这使她感到意外，多少有点尴尬。她缩回手，对冯少白说：“冯伯伯，刚才，我正要出门，副社长追来了，又谈了几件背景材料。所以迟到了，对不起。”她的声音很圆润，很悦耳。

“不要一见面就作检讨。”冯少白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他已经意识到什么，冲田扬说：“小田，小杜已经在‘银河’基地采访一个多月了，这次跟你去‘银河’采访咱们的‘昆仑

一号’发射试验，你可要好好支持她的工作，多向她提供些材料啊。”他说着虽然打了个哈哈，但面前一男一女都听得出话中有几分命令的口气。

“是。”田扬答得很勉强，一个字拖了两个节拍。随即，他又提高嗓门问道：“该出发了吧？”

“准备好了就走吧。小杜，你先上车去！”

“是。”杜文彬刚一转身，又想起什么，回头问道：“冯伯伯，伯妈昨天晚上没给您讲我什么吧？”她脸上露出一丝姑娘家常有的那种特殊的羞怯。

冯少白眼睛虽说近视，却把她的心底看透了，知道她在想什么。他认为，这时候装糊涂比说明白更好一些，于是，便煞有介事地说：“哎呀，最近忙着‘昆仑一号’‘出嫁’，三天没跟你伯母讲上两句话。嘿嘿，快上车安排一下，准备出发吧。”

“是！”她又敬了个军礼，一溜小跑地上卧铺车去了。

冯少白痴痴地望着杜文彬那轻盈动人的身影，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田扬发点感慨，说：“小家伙真不错，前年才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她父亲跟你们赵司令是老战友，一员能征善战的虎将，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死了。她也跟许多有作为的青年一样，满脑子的事业，事业，别的什么全忘了。”

田扬望着那银灰色的三号车皮，沉思着，好象根本没听到冯少白的话。

冯少白立刻意识到田扬的心理活动，马上问：“小田，你现在想些什么呢？”

田扬收回目光，注视着冯少白，不假思索地说：“我们为
之奋斗的运载火箭终于出厂了，而且是提前出厂了！我昨晚
上想得很多，通宵没合眼，而且一点也不觉得失眠是痛苦的。”
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

“想着成功的喜悦！”

“那当然！四百个日日夜夜过去了！我们要胜利了！我们
要成功了！”田扬的情绪愈发兴奋起来。

“真是‘无独有偶’呀，昨天晚上我也通宵失眠。不过，你
想的是成功，我可老在想着失败！”

什么？田扬怀疑自己的听觉失灵，但他的眼睛却发现冯
少白并非戏谑。透过那高高凸起的眼镜片，他的确看到一种
放大了几倍的忧虑的目光。失败？面对着新生的“昆仑一号”，
他太忌讳这个词了。

冯少白朝着田扬慢步走去，眼睛盯着冯少白的三号车皮，
说：“有位作家跟我说过：当一部作品构思成熟之后，写初稿
时一定要自以为是，一气呵成；而送去发表前，又要自以为
非，认真修改，一丝不苟。这话对我很有启发。当‘昆仑一
号’的总体设计完全定下来之后，你们一定看到，我是多么
自以为是，我坚信‘昆仑一号’即使五年后出厂，也是有它
先进之处的。我决心不起步则已，一起步就要让全世界都听
到脚步声！我们一定能够一次发射成功！从每个零部件的研
制到寻找和试验最新的材料，经历了多少挫折？我都没有考
虑过失败，我和大家都不准许自己失败！可现在，‘昆仑一号’
快运去发射了，我却老在考虑着可能的失败。奇怪，好象我
最没有资格考虑成功，只有资格考虑失败。真见鬼！”

“我不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你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悲观呢？”田扬几乎有些恼怒了。

“赶快去理解，”冯少白下命令似的说，“不然就危险！因为你是‘银河’基地发射大队的大队长，是负责火箭发射的专家，而不是一般的行政长官！”

“好吧，我试试。”

“什么试试！”冯少白有些火了。

田扬愣愣地望着他。两双通宵未眠的眼睛对视着，眼光无声地交织着，猛烈地撞击着。

“首长，”列车长毛大林过来了。他手拿着红、黄、绿三色信号旗，说：“通知发车了。”

冯少白看看表，说：“发车！”

“冯总，还有什么指示吗？”田扬诚恳地问道。

冯少白沉吟片刻，说：“业务上精益求精，政治上慎之又慎！”

“你怎么每次都是这两句临别赠言呢？”

“唉！是的，对别人我不这样；而对你，虽然很快又要见面，我还是要老调重弹啊。”冯少白的表情和口吻都是十分深沉的。

“谢谢！”田扬向冯少白敬了个礼，“到‘银河’见！”

“祝你们一路平安！”

军列缓缓地开出了厂房。

冯少白挥着手，深情地望着那三号车皮，望着从卧铺车厢窗口探出半个身子向他招手的田扬和杜文彬，望着站在车尾巴上的毛车长。

军列远去，象一支离弦的箭，身影飞快地在缩小着，缩小着……

冯少白的心猛然颤抖了一下：啊，那骨灰盒，田扬可放稳当了？……

“你为什么要当幻想家?!”

他把幻想吹到了天上：“人类没有幻想，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更美好的明天和后天。”

军列驶出都门，向南奔驰。

火车，是陆上最威风的交通工具。它象一条龙，也的确是一条钢铁的巨龙。军列这条巨龙从历史长河的深处，昂首游了出来，顺着历史前进的轨迹，在广袤的国土上风驰电掣地游向前方。它真够威风的。车轮叩击着地球的胸膛，地球在颤动，世界在颤动。车轮叩击着钢轨，发出的声音是一支单调而重复的曲子，富于想象力的乘车人，总爱依着自己的心情去填个什么词儿，把车轮的声音变成一支歌子。站在车尾巴上的车长毛大林，是个四十岁的山西人，身材高大壮实，戴一顶缀着铁路路徽的大盖帽，穿一身华达呢铜钮扣的铁路制服，一双长腰皮鞋，加上他爱摆一副“首长派头”，看起来比不少将军还威武。他此刻，心中说不出的激动。因为他在两年前曾得意洋洋地押运一枚“老大哥”支援的火箭去“银河”基地，结果带来的是愤怒和痛苦，他也觉得不光彩。今